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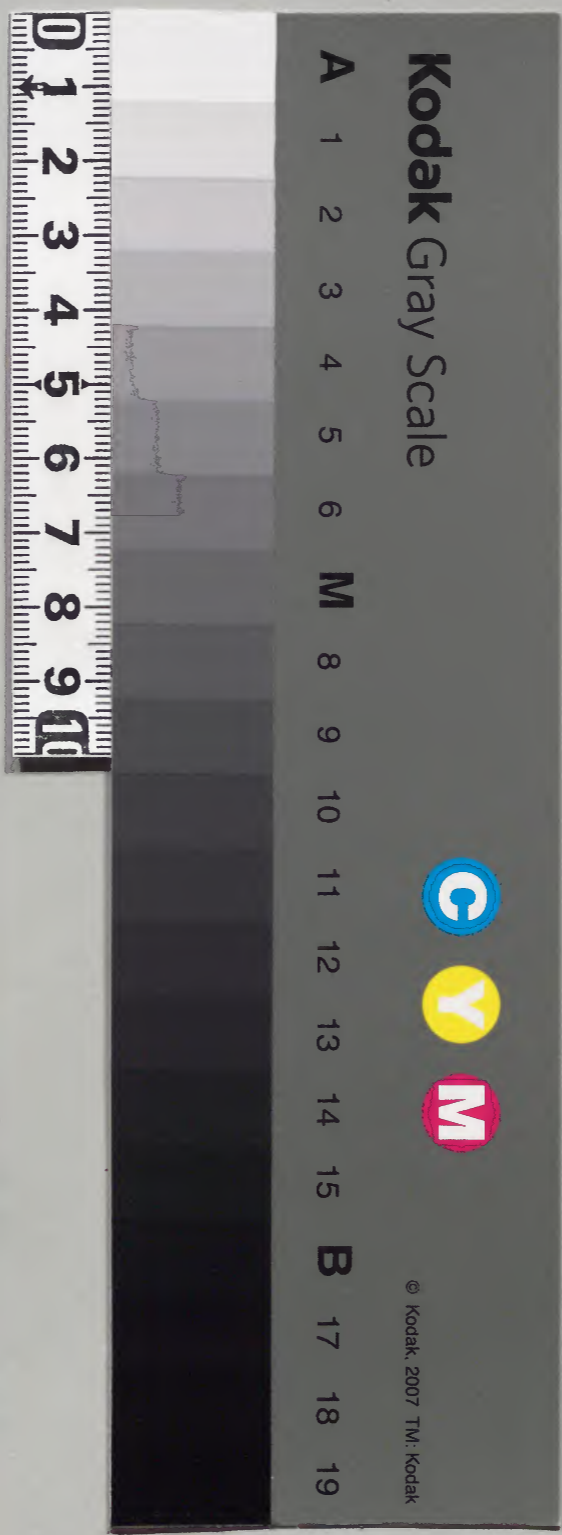
讀書錄

六七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儒	家	類
函	架	號	冊
新中			

內閣文庫	
漢	6022
函架	299

內閣文庫	
番號漢	6022
冊數	8 (3)
函號	299 86





讀書錄卷之六

後

學

零

都

李涑

校刊

淺草文庫

李一松

何文孟

李濬

何文彬

謝良佐

李龍章

易世習

李本威

曾淳

李時開

李開泰

何所蘊

易道允

劉元兆

袁文光

曾一貫

全核

管璜

丘循卿

何勁

舒容

王守經

劉元吉

謝可襄

宋邦柱

讀陰符經雜言 并序

伊川程子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

讀書記卷二
窺天道之未至者也間閱其書而錄所得之語
如左

上篇

經曰天道天行五賊天性人心一也天道者元亨利
貞天行者春夏秋冬五賊者仁義禮智信天性者
即天道天行五賊之德具于人心者也人心萃理
氣之靈有作為運用之妙觀天道執天行見五賊
而施行於天囊括宇宙而造化在我皆由此心而
已故曰人心機也機之一字又陰符經之至要至
要者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總結上兩
節而言
機者太過而變怪見機者得宜而萬化定理欲之謂
也

性有巧拙以氣質之稟清濁而言清者巧而濁者拙
巧者識其機而能伏藏拙者昧其機而不能伏藏
能伏藏者九竅之邪不能動其中也不能伏藏者
九竅之邪皆得以汨其天也九竅之中有三要耳
目口是也巧者於三要動靜皆不失其宜而能伏
藏拙者誠能變拙為巧而能致力於視聽言之間

使皆一出于正則餘邪悉皆退聽而亦可以收伏
藏之效矣火生于木禍發必剋姦生于國時動必
潰機之過也知之脩煉謂之聖人機之宜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陰陽生殺消息盈虧理之自然
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
人物乃安盜得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順其理而萬
物安矣盜失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逆其理而萬物
病矣食其時則百骸理人能利天地自然之利則

一身得其養矣動其機則萬化矣人能合天比自
然之機則萬化得其宜矣

人知其神之神者貴於耳而好聞其異也不知其不
神之所以神者習于目而不察其理也

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五盜之謂也
聖功生神明出知化窮神之事也
盜機在人而莫能見莫能知者蔽於氣稟之偏也君
子善用之而逢昌小人不善用之而罹殃微矣深
矣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致一也用師十倍其效也三運晝夜致一之精也用師萬倍其效也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于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于目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之無思而大思生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無思之謂也

至樂順理故其性廣大而有餘至淨無染故其性廉潔而無私生死恩害陰陽相根理之自然

陰符經雜言終

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固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獲福

宜也小人之獲福幸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而已矣

位與時學易者宜深體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又可見
人有矜伐者亦勞矣

無形皆是道有形皆是氣氣形而下者也道形而上者也

人只于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

程子所謂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

元不移也

外慕者內不足

萬物各有定分已不得一毫侵預之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造化亦然

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已生時此理不是

後一以貫之

應事既已理依舊在此元不隨去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

物

知無極而太極者窮神之事也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冷然而風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敬為百聖傳心之要，凡見于書者，尤詳程子發明，真所以為敬之義精矣。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纔到理處，便難言滯于言，則愈發。孔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即無言之妙。

千古為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為。人為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相業自本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要覓古人之相業，伊傳之書宜熟讀。

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規模淺。相業有格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歷代世變固不可不考，然當以明理為本。春秋謹嚴不止于謹華夷之辨，字字謹嚴，自句謹嚴。

要見以下恐別條

相業以下一本為別條恐是

全篇謹嚴

春秋意在言表

夫秋詞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上難

矣

與師以正任帥得又吉之大者

師并辭最明與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備于師

與師之義既正又得太人為之主帥在我者先勝矣

征伐其有不克乎

纔說理便無可言者

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理是天地萬物之極至處更復何言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書終于秦誓殆聖人之微意歟

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而終之以侯國之書豈

非衰世之意邪

孟子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舉目而皆物即物而道存

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其氣象之大可想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唯聖人

今上一
有是字

之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
滿益信程子之言矣

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
又安有滿時邪

此理真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
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字則亘古今而不
易若非實理為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

一理一切穿透又不粘帶其妙不可言

觀入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

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為一事即欲人知
淺之尤者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人當大著眼自則不為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

俗之所敬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

聞其人亦眾矣是又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

君子雖頭為之執鞭可也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欲一作
慾

當如是者，即是理。如春當溫，夏當熱，秋當涼，冬當寒，皆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義，夫婦當別，朋友當信，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推之萬物，莫不皆然。

堯舜之心，萬古如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天地毀，則無以見聖人之心。道學明，而異論息，程朱之功也。

本然氣質之性，具見於太極圖。天心豫本於吾心豫。凡有形者皆氣，無形者皆理。

內外合一，無纖毫之間。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

余直不諛妄，答一人前時妄答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事少，有處置不得其宜，心即不快。必皆得宜，心乃快。然而足。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為陰陽之精，聖賢為人之精。金玉為石之精，珠貝為水之精，文木為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

而故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知止則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理明則心定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貫之一以貫
之只為理同

天之生物一本故一以貫之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觀太極圖可見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

一以貫之只為理同八字一本為別條

敬以持已以下一本為別條

可以實過矣

愈收欲愈克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一只是性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一以心言貫以情言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無一事

順理則泰然行之無所窒礙不順理則鑿矣

明明德見天此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理明則心定，萬事定。人皆有是心也。觀小學所載夏候
所惡，有甚于死者，人皆有是心也。觀小學所載夏候
令女盧氏、竇氏二女之事，皆婦人女子，非素閑于
禮教者，一旦臨利害之際，寧就殘毀危迫，靡顧之
禍，而不肯易其節，非所惡有甚于死者，能然乎？
字雖入制，而其理實出于天，如一而大為天，二而小
為地之類，可見。
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書其一也。
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

水火二字分明，乃坎三離三二卦順置之，可見
常使有已，則不隨俗而變。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迂于退，面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舍而不求，為忘求之太過，為助長，勿忘勿助長。
漢文帝嬖鄧通，武帝嬖韓嫣，哀帝嬖董賢，男色之溺
人，也如此。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
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
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

下之
字衍

民必以言下之歆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所謂始
如處女敵入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古人用兵
之術大率類此
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
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歆罷不能是悅此理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不了了見此理雖歆
後之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何即天命
之性具于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
也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也

合仁以
下一本
為別條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太極者理之別名非有二也
太極即是理就太極上愈生議論去道愈遠
統體各具之太極非有二也
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
一太極也合仁義禮智言之是統體一太極分仁
義禮智言之是各具一太極
後學不知太極即是性因見其名異駭而不敢求其
說大道隱矣
四書通則太極之理不待講說而明矣

讀書錄

十二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丙吉為相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

體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忌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道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

萬化常然者理自如此

蟲不得不鳴者理也

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可不

戒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

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為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

強如疏鑿終亦不能貫通為一真無用之贅言也

陰陽變易而理常存所謂恒也

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為而理則一定而不易
 所謂恒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
 從
 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為愈何
 也
 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
 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
 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
 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
 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漢元帝因京房之言知不顯之奸而卒不能遠所謂
 惡惡而不能去也
 聖賢學性理學其本眾人學詞章學其末
 所以為學者只為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
 時而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
 加毫末後人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辭字畫之
 類求工求奇徒弊精神于無用其失遠矣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孔子稱直史魚君子執蘧伯玉二者君子必慎所
 取焉

君子如王，反復觀之，溫潤瑩徹無瑕。

史稱韓信知高帝畏惡其能，乃知高帝欲去信之心。

久矣，雖無陳豨之事，殆必不免。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

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

右其討陳豨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無防信

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呂后自知之，故告變，十

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

為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

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

審矣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

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

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

雲物之斑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

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

常之道，古今照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繁

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

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

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粲者，無往

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所謂之文我
受流而為滯溺仁之過也
物物各具一太極一而二也萬物統體本太極二而
一也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
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致刻
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
察况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
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

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
吉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
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朱熹謂曹操之死千分番賣履細碎之事無不區處
獨不言禪代之事乃其奸計此固也然觀孫權稱
臣於操稱說天命之時操之群臣因是勸曹即真
天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其天觀此言已以
文王自處是以武王待其子也禪代之計蓋昭然
已露又豈臨死奸計所能揜哉

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
 然者幸不幸而已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
 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眾人見物形
 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天地無二理古今無二道聖人無二心
 道體本深遠難言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
 人心而立法也

莊子曰通乎一而五莫畢形容道體之言也

地一
作下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于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為治
 聖賢之為學皆不外乎是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
 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于天命而具于人心歷萬世如一
 日循之則為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為逆天理而亂

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蓋可考
 其迹而驗其實也

温太真為劉琨奉檄將命江左其母崔固止之不能
得至絕裾而行于載之下他人念其母之情者猶
不覺感愴于心太真乃忍此而行其本心可謂死
矣後雖有功惜乎不能拚其失也
取入當現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
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既失小者無足觀也蓋
人之大節莫過于倫理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
小廉何足道哉

古之智士料事多中如羊祜告晉武帝曰取吳不必
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又曰若事了當有

既以下
一本為
別條

所付授願審其人正謂建儲一事也郭欽以戎狄
居內地非所宜不徒將有變故後來惠帝昏愚紀
綱頹弛戎狄亂華皆如二子所料其可謂智士矣
言敬莫詳于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性外無道率性即道也

學道固自聖賢之書而入苟徒散心章句之間而不
求實理之所在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理真實無名既曰理夫復何言只是人物之所以然
者便是也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不

可一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為道矣
人之邪正必謹于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
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便僻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
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為所
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意纔有尚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
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于卑污之中而不
能振拔矣

自治之要寧過于剛不可過于柔顏子克己之功非
至剛不能

敬則立怠則廢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真深體既蓋莊敬則志以
帥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
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駭惕歲月悠悠無成
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中後人服一
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
內無所肅鮮不背而為輕佻浮薄者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本祇人之責人常
重自責常輕故當以責人者責已

待人當寬而有節
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

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

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

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

子時又陽生夫而一年而一日之運其數無不

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

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盡之耳

卦六畫之上固可倍之以至無窮要不若六畫彌綸

天地之化約而盡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公王道私霸道

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伯者則假天理之名以

濟已私耳

漢治分明是霸如高帝為義帝發喪乃其下端

漢初諸將如英布韓彭猶悍勇虓虎常有跋扈屈強

之氣非高祖莫能御也

漢祖御將之術皆以詐而不以誠

知一人之性，十人之性，百人之性，千萬億人之性，無不同也。知一物之性，十物之性，百物之性，千萬億物之性，無不同也。知人物古今之性，無不同，則心之全體大用，無不該貫，初無限量之可言矣。

漢初猶是戰國之餘習，觀其人才，可見周勃遣使迎

文帝于代，或曰：諸將皆習詐用兵，此類可見。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天也，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

天矣。

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人正則曰中，中則曰和。

夫子以下一本為別條

孔子因道不行于當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

世。後之儒者乃有意于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

矣。夫子之心萬世如見，宋之明道先生至十一人，

漢初之將，築鰲中與之將，循謹守節，而後漢之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夫宋之明道先生，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

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故以玄遠求之，誤矣。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

而無以自容矣。

人只見已然，而不見未然，已然者其形也未然者其

幾也

慈有水意空慈如止水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杜詩之近理者也
氣化真實是一往而遂盡其來者乃方生之氣自十
一月一陽生而為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為純陽
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
成一陰而為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為純陰之坤
則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
一陽而又為復以是見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
盡來者方息而無窮初非已往之氣又為方來之

氣也程子以是辨釋氏之誕信矣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
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
剛正自守不為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
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
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說起動却自靜中來靜
又自動中來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蒼景春太丈夫章讀之再三
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快哉快哉。學之真。則其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為正。二五為中。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于正也。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以安肆失之者眾矣。巖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沉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畧者。反此。

功效在效驗

書稱舜濬哲文明。蓋人深則明。淺則暗。盛之極者。衰之始。天遇風也。消之極者。息之端。地逢雷也。一盛一衰。一消一息。氣化之自然也。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精一是。夫允執厥中。是功效。六爻之吉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而已。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是。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其自本。極圖說。中來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謂之分。則二者皆自性中來。但順則為善。不順則為惡耳。

書雖古而道常新
天下無獨必有對
河圖水與火對
金與木對
天與地對
先夫圖皆奇與偶對
推之萬事萬物皆凶是非
君子小人夷狄中國無無對者
只是一陰一陽而已
不可以方所求
不可以隱顯分
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
心一散而天地泰夫
心本寬大無邊
有已私則不勝其私矣
秦誓如有一个
臣斷斷猗止寔能容之
此非幾於無
我者不能也

性理之書日益多亦理之自然也
蓋理無窮盡故聖賢之書亦無窮盡
雖先聖賢發揮此理極其詳盡
及後聖賢有作亦必有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之書
焉是皆理之自然不能已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
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
聖賢之書所以然者密也
理無所不有
如天地之初都無一物
只有此理而天地萬物自能生
假使後世天地萬物一時俱盡
而此理既常存又自能生萬物
可謂萬物必待有種

而後能生乎

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已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不可偏廢

也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未如之

何也

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率性之謂道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

九卦上三爻應下三爻下三爻應上三爻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

理亦先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決不能

有入矣

兌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做善悅已而

信之若信之通隨其計中乃危道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

雜于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

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為萬世道學之正傳非

知言者其能然乎

夫子以孔子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為文取其微善

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

君下一
本有用
字
也一作
矣

言之必以其人為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凡有形于天地之間者皆謂之文
古人佩帶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如一字有一理即是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總之為好惡二端而已
喜怒哀
愛欲四者屬好怒懼屬惡
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
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
孟子
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

夫子下
本有用
字
也一作
矣

人之氣象

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
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只平說不見有己我之
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
象矣
孔子微服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
本心既得群力其間而莫余止者也韓子吾老着
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心焉
讀書錄卷之六

讀書錄卷之七
 孟子七篇迺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
 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
 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
 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
 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
 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
 於他人邪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
 發揮其指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
 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

讀書錄卷之七

孟子七篇迺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
 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
 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
 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
 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
 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
 於他人邪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絕學始表章其書
 發揮其指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
 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

三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說會萃析義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閭無越于此矣有志者尚焉所力哉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頤外實中虛頤頤之象

人渾身統體一太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七竅各具一太極

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說離明震動四卦之德

帝一作景

繼下一有之字

皆陽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陷艮止坤順四卦之德皆陰此雖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後導其源于前即繼以殘暴淫侈之主也

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即繼之以武帝之多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之後非得太宗之富民即繼之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存亡未可知也大抵漢唐之所以延綿國祚者率由此數君

有以立其本耳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孟子七篇托始于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釋氏出世滅倫以為潔正猶陳仲子辟无雖毋以為

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亂

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為不仁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

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知也愛得其宜

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

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

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

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着習不察之患矣

氣機無須更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游往

來萬起萬滅頃刻不暫停止亦可見其一端

此作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泛觀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秋冬翕竅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靜也

觀易橫圖見生意之無窮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也

多恃其不可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

以為防小人之法

原始反終只是一理故知生則知死矣

原始而知其來者如此則反終而知其往也亦如此

死生非有二致也

原始而知其來也自無而有則反終而知其自有而

無也必矣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舉俗為異

端惑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

氣為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為變也精

氣為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為變者自有而無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

為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勅天之歌喜起熙為韻皋陶賡歌明良康為韻睚情

陸為韻先儒謂此乃三百篇之權輿良是
古人論治必本末兼舉如臯陶陳謨首曰允迪厥德
本也謨明昭諧末也及帝問其詳則曰云蓋慎厥
身脩思求惇叙九族皆允迪厥德之事庶明勵翼
皆謨明昭諧之事適可遠在茲則通言上文之效
臯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為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先儒謂知人安民臯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
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蓋允迪厥德者實踐此
德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
德之推行耳苟非實踐此德於身則私欲盛而天

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
故曰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
地無根附于天耳
歐公本論由韓公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一語以立意
也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
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絕倫
理而不恤止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者也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
一害於事

為政通下情為急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方
可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信言
之各具一太極也

凡詩文出于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于肺腑者是也
如千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
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瀧岡時表皆

所謂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
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學只一性字貫之卒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
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大而無外也以言乎近則靜而正
小而無內也

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天理人心自不能已
而死生存亡非所計也如宋之高宗父兄宗族皆
為金人所虜甚至辱及陵寢以大義言之只當以
不共戴天為心而求所以必報其仇至於死生存

亡非所當計也若區區為自全苟安之計則必不
能伸太義于天下矣秦檜所以得售其講和姦謀
者正以高宗自全苟安之心有以來之也嗚呼可
恨哉

湛然純一之為齊肅然警惕之謂戒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齊戒以神明
其德夫

韓文公元和聖德詩終篇頌美之中多繼以規戒之
詞深得古詩遺意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

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聖人為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

不明理者冥行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張子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

者立天地之太義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張
子所謂游氣紛擾散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但
易理氣言張子以氣言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是則言雖殊而其致一也

參同契全是先先天圖卦氣方位流行朱子所謂太易

圖象隱者隱於此類可見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于一
 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勅天之歌正太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
 之權輿也讀五子湯誓秦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
 為不可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今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為天地萬物則人莫
 得而知之也如欲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
 歟性歟帝歟神歟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夫
 無所為而為者誠也有所為而為者偽也誠者不息

傷者易輟

克己之日動兼視聽言三者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
 先儒梅根指太極姑舉一物而言耳如一草一木一
 人一事一塵一介安往而不可指太極哉
 畫出天地萬物理象數以示人者六十四卦也
 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余在黔中
 既說書余謂之日一字尚不能識
 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
 至于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變之漸

而不覺耳

以誠感_不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_不御_不人者人亦以詐應
 木火土金水之質在我為肝心脾肺腎木火土金水
 之神在我為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備於我舉此
 亦可見_{萬物皆備於我}
 至而伸之神反而歸之鬼天_之一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氣合精凝為神遊魂降魄為鬼
 鬼者一往而不復觀天地之化可見
 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當順天而已

遊魂
 魄一
 降恐是

一物
 一物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
 一物各具一太極之中又有統體各具者存焉如
 人各具一太極也一人之身心又統體之太極也
 五臟百骸之理又各具之太極也一草一木各具
 一太極也一草一木之根幹又統體之太極也枝
 葉花果又各具之太極也萬物莫不皆然
 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
 誠者統體之太極也元亨利貞各具之太極也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仁義禮智信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青黃赤白黑鹹苦酸辛甘天

讀書錄卷七

命人性五常四時五行五色是皆一陰陽也陰陽
 一太極也
 於春曰元於夏曰亨於秋曰利於冬曰貞其命一也
 在父子曰仁在君臣曰義在長幼曰禮在夫婦曰
 智在朋友曰信其性一也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際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
 始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遊以
 程夫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山立之語
 不若中和獨立因記于世

物無太過自造化尚然况人事乎
 人之譽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任矣錦衣
 玉食古不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
 所當然也世有下位之士持志一時即後用無節
 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
 月觀其事者可為貪侈之戒日於地即日也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日戴月魂載魄載乃加載之載朱子於楚辭辨之詳
 矣
 吾心誠志于學天其遂吾願乎

時以下
恐別條

正以處心，庶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
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十要也。
謙以自牧，安繼而不善，
為更不可一事者，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允所為當，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
一事者，其餘無不為矣。
未有逆理而能久者，間有之，所謂杜之生也。幸而免，
聖賢之言如著龜，言吉則吉，言凶則凶，或不然者，
但有淹連耳。時有通塞，不足為欣戚，要諸久而後
見。

定見只
為別
恐是

人當自信，定見明，自信萬可以處大事。
象曰：然而有不然者，衆曰：不然，而右然者，惟理明者
能知之。

嘗一作
當恐是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官之人多有以是取
敗者，不可不以為戒。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人之度。
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
善惡分明，有降祥降殃之報，間有不然者，非常理也。
河水解者，非自上消也，由陽氣自下而上騰也，故時

至三陽之月則陽氣上達而河水畢解矣
斗交誦者人多有此失蓋事上然恭為生恭之過則
不覺有諛之意是即所謂誦也
舜好問而好察通言人須體此
舜請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過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
矣
行有不得于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盡善
而猶或有不得者當安于命而已
唐人詩曰是知造化力不及使君需音有取焉

理不可泯所遇稍有識者皆能言天理但真知而
篤信者少矣

春秋於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見天人合一之
理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故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必過舉矣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寒中有不乎陽暑中有不乎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
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
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

能慎所發于將發則無悔矣由是推之則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
此有假官威利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然亦
去其容邪正不兩立
去其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
快而賢知之所深慮未始忘也
觀野馬而知化機之無息游氣紛擾野馬是也
禮人不答只當反其敬而事無其禮是亦人全之
為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不為人之非笑而易其所守

九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萬物皆氣機之所為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
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不怨天不尤人此語當自勉
不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
之一端

四月六陽全而陰已生陰非至此始生也蓋自三月
五陽一陰之時而始之初爻已進于六之下矣先

儒謂陰亦然者正謂此耳
名利關誠實難遇也
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可畏也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
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恭而和處衆之道

積誠而人不感者未之有也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太戒也
即不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子房庶幾焉
不為衆譽而加喜不為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浮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
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擊利所動矣
君子志于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間不能以髮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
道大無對故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一無世人之字

小知之人得用即用漫不知行其所無事
 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馭人者人亦
 以術而待觀漢初君民可見
 禮樂至于棄本尚末乃周衰之弊况未猶不得其正
 乎噫弊也久矣
 聽言即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即論女色好
 貨者開口即論貨財他皆類此至于匿情而言正
 者又當徐察其行可也
 人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憎惡之以為
 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耶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
 覺而自發于中者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宜深體之
 富莫富于富有大莫大于無方拘于物者不足以語
 此
 惡流之濫而決其防未見其能止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
 友正真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醉于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矣

為善勿怠去惡勿疑

忠信積久而後效見

私欲盡而惻隱之心見

熟于小知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

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敬正則平

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專上處眾之道

被髮而祭于伊川與辛有之歎非知幾之君子孰能

與于斯

誠意乎子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氣機之運必無差爽阻其理微而人自不察耳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

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

與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蕭尚廣市田宅以自污猶于剪伐楚請兼田宅甚眾

之意漢初君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

一縷之肉而萬蟻啣之丁勺之水而萬魚吸之豈滿

其欲可乎

人有滿于得意而不覺形于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

矣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心有毫髮所繫即不得其乎
天道甚可畏感于此則應于彼但有滯速不同耳
揚子曰後世有如揚子雲者必好之矣其之自信亦

然
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為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

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也而作文辭者又極
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
於此乎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蓋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

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名言

也

高深遠近皆是天但以青而在上者為天象人之見

也

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

不為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
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為取猶
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
而然斯又為次也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能化于廉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方圖圓圖橫圖竒耦相對不因其形而取其理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于一而應于萬可以形
容道體
人能弘道見氣強而理弱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
天是則上下內外皆天也
吾意天地不終之時昏暗之極未必便得開明如
日之暮可見但動靜之機未嘗息久則漸次開明
矣一時之末一月之暮一月之晦一歲之暮一元
之終皆氣化之息也但久速之不同耳
復為動之始乾為動之極姤為靜之始坤為靜之極
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無端非知道者孰能識
之復之初爻自坤之初爻來姤之初爻自乾之初

交來陰陽之根此亦可見其氣正則生人亦正氣偏則生人亦偏如中國夷狄可

見

左氏多有言過其實者昌黎所謂浮誇是也

春秋時尚辭命而文過其實者多然亦可以觀世變

矣

左傳所論是非下一有吉凶成敗驗于後豈盡然乎

天開于子山水之原皆在西北故坎艮居之

左氏極有膚淺者只是理不明

伯宗曰怙其雋而不足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

後生輕俊者之戒

君子語大而天下莫能載語小而天下莫能破須要

真見得不能載不能破處

左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王之教有未泯者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周

子之大極言雖殊而其義一也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本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

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為詞章之用利祿之階

而不知下言之切于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

何在哉

楚辭載營魄之載與漢史從與載之載楊子載魄之
 載韓子畫記以孺子載之載皆加載之意朱子論
 之詳矣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
 合方始有得處
 中庸一書皆性情之德而所謂誠者即此德之實也
 微而草木大而陰陽造化盛衰之理一也
 余所視誠有惻然不忍者非強然是所不能已也
 程子常畫視民如傷四字于坐側曰某於此有慙愧不
 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視一作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
 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一切外事于已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
 為心病也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有所自樂則不為外物所移
 見理明則遇事迎刃而解
 下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
 慎

正上本
有其字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言利
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正所以吉也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泰剝復之類可見
感應之理于先天圖見之
陰陽迭勝無須更止息
太極動而生陽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自靜中來觀
右半陰中之陽可見靜又自動中來觀左半陽中
之陰可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張子所
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于是可見
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于後來弟子

無疑

易之為教大槩欬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為之
如太壯乃陽壯之事占者吉身不言可知而必曰
利貞是即敬慎之意
晝夜昏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
天地開闢各有一半昏明即如晝夜可見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地于天中一毫毛耳
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通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
之間備矣即為飛魚躍之意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

間備間
一有則
字恐界

曰廣至哉言乎

反身而誠最為難事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已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隱也形而下者謂之器費也
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元不相離舉目皆是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
身可不謹乎不以聞聞在汝心之聞之也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聖人言學易可以無大過此非設言也蓋必有已所
獨得而人不及知者焉
聖賢工夫步步着實如莊老之學儘說得只是不着

實

小人不知義理或名或利凡可以苟得者無不求之
一故神兩故化近觀之令身遠觀之天地無不盡然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
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以動其心小
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恃勢真若剛強不屈
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涕涕卑屈苟賤之

態廉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鄭游吉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遠同無傲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切謂九言

之中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蓋人能每事

即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人只為耳自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

不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

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

也

程子曰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

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富人民惡其上子好

不直言必交于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為平部譖而殺

之

平風未幾而變風繼之平大小雅未幾而變大小雅

繼之否泰治亂之相尋理之必然也何足怪哉

不佞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臚大雅至於民勞皆泰極
 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
 者陰也
 詩一經性情二字括盡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常棣之類言兄
 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此詩于八
 倫之道無不備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平風平雅則心樂讀樂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
 惡惡之真情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不張則流
 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
 言亦可以為居官息職者之戒
 一行之疇于个疇無不包誠以五行一陰陽也陰
 陽也極也本無極也天下之理豈有出于
 無極太極之外者哉其旨深矣
 勢屈于匹夫義不勝也

行有不得反之于己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
與焉使行之非即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于
人也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
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
與焉此先儒之論畫書以為警大其其較於人
好勝人之大病也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人有不及者不可下已能病之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
有窒碍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統天地萬物為一理所謂理一也在天有天之理在
地有地之理在萬物有萬物之理所謂分殊也理
一所以統乎分殊分殊所以行乎理一非有二也
如人一身之理理一也四肢百骸各具之理分殊也
理一統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如顏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
樂在顏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為能也

有此理則有此物及有物則理又在物中
 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之謂之
 氣質之性非有三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有道也鮮識其
 真也
 造化非陰即陽人事非柔即剛
 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為也
 如寐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寐感則性之所為也
 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錄論道器曰如這人身是器語
 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誤蓋人身

與語言動作皆是器也人身語言動作之則乃理
 也若指人之語言動作為理則是認氣為道味于
 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矣故疑此言或記者之誤也
 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
 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昏昏非
 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冰之清者受此日光
 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暗暗非光
 暗也水之濁以清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
 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
 于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節為

難也

人皆有此理聖人與塗人同聖人有耳目鼻口之理
塗人亦有耳目鼻口之理聖人有心肝脾肺腎之
理塗人亦有心肝脾肺腎之理聖人有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理塗人亦有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之理但聖人稟得氣質清粹故能全盡此
理衆人稟得氣質昏駁有不能全盡耳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闔
而為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闔者以此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
天下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嘗自以為大哉使有一
毫行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
非所以為堯舜矣

人之一呼者太極動而陽也一吸者太極靜而陰也
吸為呼之根呼為吸之根即陰陽之一動一靜而
互為其根也以至一語一默無不皆然則太極陰
陽之妙又豈外於人之一身哉
近海斥鹵而地氣亦薄故生物不暢茂觀中東海豐
諸邑林木稍長即枯悴可見

一本自覺
下有豈非
心之神明
乎七字

一理也。得之為天，得之為地，得之為萬物。道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器，默識夫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地萬物真有形之可見也。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人不以酷暑大寐而息其人心。至為神明如來，自將早作。今夕雖熟寐之甚，及至其期而自覺。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于心之存亡。

二本作
萬上本
不數字

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喪師，不悔及師，再舉西代，僅得善馬數十疋，而還是以累十疋馬，易萬人之命。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其為不仁甚矣。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如來且將早作，而中夜屢寐，屢寤，警惕不安者，心之神明使然也。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說舉前古之人，皆為所惑。何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

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髡其髮，絕其配，不孝絕倫之罪大矣。莊子曰：奉字定，散乎天光，言心定則明也。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于个欲之私，所謂無欲也。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律順五常，皆實理也。知者鮮矣。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字一

無有大于理氣者

作聖作狂，此心一轉移耳。

中庸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無極而太極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先儒謂莊子是太秀才觀此，可見

張子曰：一故神神，即太極也。或者謂太極不會動靜，

則神為無用之物矣。豈所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哉。

只一箇太極行乎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無所不

在。

蓋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
蓋人知大道則明于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
不至于輕率逞才妄為以取禍也
視其色在目而知其色之理在心聽其聲在耳而知
其聲之理在心食其味在口而知其味之理在心
聞其香在鼻而知其香之理在心此心所以為一
身之主宰也
夫人正理故致中和無不感通
耳目口鼻各專一事而心則無不通
耳順則聲入心通目明則物接理見

莊子曰：牛馬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息，九萬里之
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名和，名炎可知矣。
七竅鑿而混沌死，七情熾而天理亡之譬也。
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無不和，則自足以感陰陽之
和，舉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感陰陽
之異，此理之必然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物各具五行之色，如天地有五方土，有五色雲氣。
有五色之類，是則萬物豈出於五行之外哉。
下民之冤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有抑字
完下一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
 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
 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
 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自莫非防範之款扶
 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不特律自具此意即
 慎言謹行是條已第一事也
 人之所為不犯律條即為義犯之即為非義則律為
 八分書可見

錄一作
 錄亦是

余一夕夢先人告余曰慈溫良得非有所警乎
 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只四勿念之豈有差乎
 天下至貴者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為天下至貴不
 亦宜乎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乞墮之富貴恬不知耻可恠也夫
 責人當反求諸已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錄科儀飛昇黃

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為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
 哉
 朱子于吾無隱乎爾章以作止語默無非教也釋之
 蓋作與語屬初陽之鼓也止與默屬靜陰之為也
 動靜陰陽昌莫非是道之著至其動而靜靜而復
 動循環無端則又道之至妙至妙者也其示人之
 不意豈不顯而可見哉
 曾點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其動靜從容者此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

亦此理也是則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
 少欠缺安往而不然哉
 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
 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認得為已何所不至此言當深玩味體認
 不庸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勿以小事而忽之夫必求合義
 法立而行則人不亂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
 道有正有邪德有凶有吉此韓子所謂道與德為履

其位也。氣質之蔽最深，民不可使知之，是皆蔽之深，不能有其以開其識也。如佛老之教，分明非正理，而舉世趨之，雖先儒開示精切，而猶不能祛其惑，是皆氣質之蔽之深也。偶一事發，不中節，終夕不快，命性道教，只是一理，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不仁者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朱子釋之，謂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即為貧賤。

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為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讀書錄卷之七

